



爷爷的风筝

魏杭州

春天来了,看到天上五颜六色的风筝,我就会想起爷爷和他的风筝,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了,可记忆却仍旧清晰,是我永远的怀念。

我家里弟兄5个,在众多的孙子中,爷爷最喜欢我,家里无论有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,爷爷总是第一个想到我,我不知道爷爷为什么偏心,但他对我的娇宠,让我在弟兄面前骄傲得不得了,也因此引起弟兄的嫉妒。记得7岁那年的春天,大哥、二哥还有三哥一起扎风筝,我也帮忙给他们拿纸,找细铁丝,又跟妈妈说尽了好话,求妈妈给一些纳鞋底用的线绳,做风筝线用。风筝弄好后,三个哥哥拿着风筝飞一般跑了,却甩下我,还警告我不许跟过去,我坐在地上号啕大哭。

不一会儿,爷爷从外面回来了,得知我哭的原因,“嘿嘿”一笑,他说他要给我做一个很大很大的风筝。爷爷找到一个旧竹门帘,折了几根竹子,很快

就扎了一个又大又漂亮的风筝,两面都糊上了红色的纸,那尾巴做得很长很长,比我的哥哥们儿做得好看多了。我一跳老高,跟着爷爷向空地跑去。爷爷撑着风筝,我拉着风筝线猛地一跑,风筝飞起来了……我们的风筝很快把我的几个哥哥吸引来了,他们看我的风筝飞得又高又稳,要与我换一会儿玩,我对他们撅嘴,十万个不愿意,他们本想发威,可是看到爷爷护着我,也只好望着我的风筝,没敢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,他们又来和我商量,让他们玩一会儿,说下次他们去哪都带上我。我想了想同意了。

于是,哥哥们前呼后拥地拿着绳子,跑来跑去。

有了爷爷的风筝,我几乎天天想去放。哥哥们趁着爷爷不在的时候,就和我抢风筝,还威胁我如果敢告诉爷爷,小心他们一起揍我。他们欺负我的事,最后还是被爷爷知道了,爷爷大声地训斥他们,吓得他们像兔子一样跑远了。那以后,他们再也不敢对我耍脾气了。

但爷爷的偏爱使得几个哥哥更喜欢欺负我。那一日,我的风筝被哥哥们玩坏了,我不依不饶,非要他们赔我不可。爷爷知道后,就打了他们,让他们记住,欺负谁都可以,唯独不能欺负我。我高兴得爬到爷爷的背上,爷爷背起我转了三圈,后来,爷爷又给我做了一个很漂亮、像龙一样的风筝。

爷爷当年当过兵,脾气也很大,我们全家人都怕他,但是我从来不怕。他给我讲过好多次战场上的故事,给我讲他的一个战友是个大英雄,打败好多好多敌人……爷爷的战争故事,让我在童年就向往当兵。我长大后真的就当了兵,爷爷亲自把我送进了部队。在我服役的第二年,接到家里的消息,说爷爷病危,让我速回!我哭着回到了家,爷爷已经等不了我了。我趴在爷爷的棺材上,哭得死去活来。

我对春天的记忆是从爷爷的风筝开始的,如今,已经30多年了,每每到了这个季节,我都会想起爷爷和他做的风筝。

春

李三霞

你, 蛰伏在每一个细节里
只需春风轻轻一声呼唤
整个世界便在
你的怀抱里睁开了眼睛
而此时, 桃花正开在眉间

岁月的轨道里
重复着四季的轮回
我捡拾一段光阴

在你来的路上回望
东风以外是苍茫
东风以内是盎然

反复在梦里
重温残缺的岁月的人
总喜欢把怀想别在衣襟
为这草率的一生
找一个文本落款
而此时
你正向着旷野撒欢

父亲的菜园

葛有杰

我家老院在村庄的东头,紧邻一条小河。农村的院子一般很大,三个姐姐在院子玩跳皮筋、扔沙包,我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拍皮球。那时,我家很热闹,再后来,姐姐相继出嫁,我到城里工作,老院冷清下来。

父亲闲不住,把院子整理了一下,开辟出一个小菜园,用水桶在小河里提水浇菜。在院子的角落里,还种了几株葡萄、两颗柿子树、一棵石榴树。

父亲的勤劳,换来了菜园一年四季的生机,春天长满菠菜、芹菜、油菜、菜尖、花菜、韭菜、卷心菜;秋天胡萝卜、大葱、豆角、黄瓜;冬天则是一地的香菜……种的菜种类繁多。春夏时,是蔬菜旺盛季节,一有空,父亲便换上干活的衣服,穿上胶底鞋,掂着锄钻进了菜园。菜园的周围扎上了篱笆,不是防贼,是怕邻居家的那群鸭子混到菜园里。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母亲,收获的菜吃不完,父亲挎着竹篮给邻居们送去,扎成一捆捆送到城里来,“城里的菜贵,还送了农药”父亲说。

有时放假,我一回老家,父亲就让我帮他浇水,帮他拔草,我喜欢菜园,但是上了一周的班,回老家是为了放松,对待弄这些蔬菜不太感冒。女儿很喜欢这个菜园,在菜园里劳动对她来说就是一项特别有意思的游戏,她竟然不怕菜叶里的大

青虫。

母亲身体不太好,不能从事体力活,家里田里都是父亲一手打理。母亲经常在我姐姐面前告状,说父亲不爱惜自己的身体,不知道劳累,不会享福,整天在菜园忙。我和姐姐也劝父亲,那点菜值不了几个钱,把身体累垮了,省下的菜钱还不够看病的呢,现在药比菜贵得多。

父亲置若罔闻,在母亲病重住院期间,除了非要自己亲手照顾母亲,还想着自己的菜地。趁回家期间,还到小河里提水浇菜,给菜施肥除虫,还交代我们抽时间回家帮他打理菜地。

大姐性子急,说话直接。有一次,她对父亲说:“我们每天忙得要命,没有时间帮你弄这些菜,我们也不稀罕,你就省省心吧。”父亲听后沉默良久,说道:“你妈妈身体不好,要注意饮食,必须多吃无公害蔬菜,超市里的菜我不放心。她有时还会帮我整理菜园,多活动一下,对身体总归有好处的……”

原来,父亲的小菜园里洒满了对家人浓浓的深情。

我们再也没有劝过父亲,父亲用自己的爱心和勤劳延续着母亲的生命……母亲去世后,父亲越发苍老,还是在菜园里忙个不停。

或许这一方菜地带给父亲的是心灵上的慰藉,是对母亲的思念。

隐形的翅膀

董改正

春光烂漫时,便可看见青虫了,在菜叶上蠕动,吊在槐树上乘凉。时近夏时,更有许多色彩绚烂的毛毛虫,在树叶上爬动,若是落入脖子,便会起一路绵延的红斑,痒、痛。因此我从小就特别厌恶它们,尤其害怕色彩鲜艳的。

听大人说,蛾子、蝴蝶都是由毛毛虫变来的。我难以接受,因为反差实在太大,极端的美丑,如何可以转变?外婆笑呵呵地拿出一堆照片,是母亲姐妹们小时候的。她指着一张满脸红褶子的难分性别的孩子问我:“这是谁?”我迟疑地看着她,知道这绝对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似的答案。外婆自己笑了:“这是你二姨!”点了一下我的鼻子,我愣了半天没回过神。

二姨是全镇知名的美人,即使在较保守的八十年代,都有为她弹吉他的男孩。小舅的女友是正宗的上海大家闺秀,眼高过顶的,为着看她未来的二姐,不惜屈尊来到小镇,看完服气了。于是,我信了,毛毛虫是可以变为蝴蝶的。

2005年的夏天,我等来了我的女儿。她也是满脸褶子,通红通红的。我替她担忧,这样子以后怎么办?能变成好看的女孩子吗?她似乎也担心,大声地毫无风度地大哭着,愈发挣得脸红紫。

现在她已经大了,居然也有美丽的倾向。她喜欢戏剧,喜欢满头珠翠的小姐,盈盈下楼来。她学冯素珍的顾盼,学杜丽娘的水袖,甚至会惟妙惟肖地演唱词曲。她反复地看,定格,拿纸笔画,消耗掉许多玩耍的宝贵时间,因为“她们真的好美啊”。她问我:“爸爸,我可以长得这么美吗?”我说可以,每个女孩子都是一个天使,有着隐形的翅膀。

这实在是句老生常谈,可她非常的高兴,这样的话也只有这样的年龄才会相信的吧,它可以带着她的心飞向未来,期待极致的美好。

蝉、蚊虫、蜻蜓都是可以蜕变的,我相信在他们孤独的生命旅程里,灵魂承续着能飞的梦想,飞翔让蛰伏、寄居、幻梦、流浪、受苦都变成值得。当它还在土里、水下,还没有丝毫翅膀的迹象时,他们是否会动摇:我真的能长出翅膀,飞上天空吗?不是每一个毛毛虫都能变成蝴蝶,而蝴蝶都是由毛毛虫变的,有信仰,有信念的毛毛虫。

生命实在是需要浪漫的,比如说古人相信柳絮可以化作浮萍,而腐草可以升华为萤火虫,现代人相信孩子天天看着金童的照片,可以长得像他,多么美好善良的想象啊!都说想象力是科学的翅膀,怀揣飞翔的梦想,平淡的日子就有了传说的期待,也可以变得精彩,不是吗?

闲话春分

乔兆军

春分,昼夜平分之意,此时,太阳直射赤道,地球各地昼夜时间相等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:“二月中,分者半也,此当九十日之半,故谓之分。”民间也有“春分秋分,昼夜平分”的谚语。

春分时节,杨柳吐绿,莺飞草长,春风和畅,是一年中春光最好的一段日子。欧阳修曾有一段对春分的描述:“南园春半踏青时,风和闻马嘶,青梅如豆柳如眉,日长蝴蝶飞。”此时是人们踏青赏春的最好时光,置身于田野花海,领略于湖光山色,沐浴着暖阳春风,释放了身心,愉悦了心情,一切都是那么轻松自在。

春分一到,春播的大农忙也就开始了。“一场春雨一场暖,春雨过后忙耕田。”田地里,男人们赶着牛在犁地,乘着墒情十足,把地多翻几遍。犁铧被泥土摩擦得像镜子一样锃亮,翻起的泥土油汪汪的。此时,乡村进入了全面的春管、春耕、春耕时期。

春分这天,最好玩的莫过于一种“竖蛋”游戏。选一个光滑匀称、刚生下四五天的新鲜鸡蛋,轻手轻脚在桌上把它竖



起来,鸡蛋竖起来是不容易的,乐趣也就在这屡试屡败、屡败屡试中产生了。

春分时节,正是啜茗品茶的好时光。此时,气温适中,雨水充沛,茶芽浅绿而柔嫩,纤细如仕女之秀眉,各种营养物质含量也很高。喝一杯香气扑鼻的春分茶,倍感爽心。明代诗人高应冕写下了《龙井试茶》:“天风吹醉客,乘兴过山家,云泛龙沙水,春分石上花。茶新香更细,鼎小煮尤佳,若不烹松火,疑餐一片霞。”春茶的香甜、形美令作者赞不绝口。

春分时分,也是放风筝的好季节。此时清气上升,微风飘

荡,一只只色彩鲜灵的风筝在湛蓝的天空中飘荡,令人赏心悦目,心旷神怡。清代孔尚任有首描写儿童放风筝的诗:“结伴儿童裤褶红,手提线索骂天公。人人夸你春来早,欠我风筝五丈风。”把一个风筝放不上天,却迁怒骂天公的天真烂漫的儿童形象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,让人看后忍俊不禁。

春分时节,我走在这明媚的春光里,对大地上忙碌的每一个农人,每一只蜜蜂,每一株麦子,每一朵花……都充满了敬意。是他们,支撑起了这个春天的繁华和充实。